

## 有關醫治的神學反思

嘉理陵 著  
何穎儀 譯

身為主耶穌基督奧體的一份子，我們都肩負著使命，在各自生活的時空裡，繼續他的公開福傳事工，正如他曾明確地吩咐我們：「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……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。看！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」（瑪 28:18-20）雖然我們未必好像《福音》裡奇蹟事件中的人物那樣受苦，然而，我們其實與他們處於同樣的狀況中。我們也像他們一樣，需要耶穌所帶來的救恩和安慰、醫治和希望。

《厄弗所書》確切地提到：「因為他（天主）於創世以前，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，為使我們在他面前，成為聖潔無瑕疵的；又由於愛，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，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，而歸於他。」（弗 1:4-5）我們的存在本質，就是被吸引到天主那裏去。有些神學觀點，把這種吸引，理解為在我們心內所產生的某些渴求；藉着這些渴求，天主不斷地吸引著我們到他那裏去。以下嘗試以幾個聖經故事，分析我們的生活經驗，從而幫助我們了解到，這些渴求可以概括地稱為「成聖的渴求」（我們是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造成，因此，我們正正渴望完全地肖似他）、「不死的渴求」和「超性的渴求」。很自然地，這幾種渴求可以滙聚為一個對天主的、深層的存在渴求，一如聖奧思定的名言：「上主啊，我們是為了祢而受造；除非安息在祢

內，我們的心將得不到安寧。」這三種渴求，就是天主吸引我們到他那裡去的方法；亦單單只有他，才能滿足我們的這些渴求。事實上，他的確藉著完全是一個奧蹟的「基督事件」，滿足了這些渴求。正正就是耶穌，最終使我們成為天父的子女；藉着他的復活，為我們贏得永恆的生命；最後，當他把萬有總歸於他這位唯一元首時（弗 1:10），我們將與他一起復活和升天，進入永恆生命的國度裡，並獲得他所賜的永遠的超性生命。那時，他將把我們獻給天父；最後，天主亦會以他的愛，把我們從受造的限制中，釋放出來。故此，這些渴求本身並非罪過；然而，當我們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與行動，並從自己的角度出發，去滿足這些渴求時，罪惡和傷害便進入我們當中，因此，我們需要肉體和靈性的醫治。我們可以透過以下的聖經故事，來闡述這些渴求：

《創世紀》（創 3:5）裡，魔鬼引誘厄娃去吃禁果，好能成為神一樣；這本應是個神聖的吸引，但被魔鬼破壞和操控著，去達成一個罪惡的目標。

《創世紀》11:1-9 裡，記述了巴貝耳塔的故事。創世之初，天主祝福了人類（創 5:2），並派遣他們去生育繁殖、充滿大地（創 1:28）。可是，人類違抗了這個祝福；他們不信任天主會看守和保護他們，故此，他們害怕充滿大地會使他們四散，亦暗示著，最終會使他們完全滅亡（創 11:4）。於是，他們建造了一城一塔，塔頂摩天。這些行徑的目的，就是「給我們作記念，免得我們在全地面上分散了」；這可理解為一種「希望自己不死的渴求」。塔頂摩天，意味著一種對「超性」（即是超越普通人的一切預期的、潛在的毀滅極限，其終點是死亡），以及對「成聖」（因為天國是天主的家，亦即神聖的、永恆的、沒有死亡的地方）的渴求。因此，他們希望藉著他們的塔，即仗賴自身的努力

和成就，而違抗天主，就是以犯罪，來達致以上三種渴求。他們的罪，把各種分化，包括言語、種族、文化等的分化，引入了人類；或更好說，天主在太初已創造了這些分別，只是這些分別，此刻變成了矛盾，並有潛在的破壞性。

第三個故事，是《依撒意亞先知書》14:3-21，論及暴虐者的死亡。依撒意亞先知這樣斥責一位暴虐者：「你心中曾說過：『我要直沖霄漢，高置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；我要坐在盛會的山上，極北之處；我要升越雲表，與至高者相平衡！』然而，你卻下到了陰府，深淵的極處。」（依 14:13-15）這位地上的君王，渴求「超性」（高置...以上／升越），以及「成聖」（與至高者相平衡），成為眾神之一（坐在盛會的山上）。這些對「超性」和「成聖」的渴求，亦暗示著對「不死」的渴求。不過，正如先知所預言的，暴虐者仗賴自身的努力去追求這些目標，結果就是喪亡。初期教父以撒殫的墜落（參路 10:18），來解釋這段經文，即耶穌所講的，看見「撒殫跌下」。若要完全地和單單地對天主開放，讓他來滿足這三種基本的存在渴求，我們需要一個整全的肉體和靈性的醫治；而這個醫治，只可透過天主在我們的主和救主、基督耶穌內，對我們的寬恕、醫治和重新創造的愛，才能來到我們身上。耶穌的醫治奇蹟，就是這個整全的肉體醫治的記號和許諾；這個醫治，是救恩的其中一面，並在教會的聖事事工裡繼續著，特別是治療聖事，即「修和聖事」和「病人傅油聖事」。一般來說，「聖洗聖事」也不會被理解為治療聖事之一，因為它基本上是一件再生或重生的聖事。然而，由於我們心裡的三種基本渴求，被罪惡，特別是原罪，破壞和造成錯亂，那麼，一套比較完整的聖洗聖事神學，似乎亦應考慮到其治療作用。一位著名的天主教精神科醫生曾經提出，婚姻也是一件

治療聖事，醫治我們受損了的性。如此看來，聖經裡的神貧，似乎也有一種醫治的力量，因為毫無限制、破損的佔有慾，會發展至最壞的情況，就是過份強烈地渴望，在性方面佔有另一個人，甚至渴望佔有其他東西，例如戀棧權力、財富等。

耶穌的醫治事工，可以透過《福音》，特別是《若望福音》豐富的神學，以服從、神貧和仁愛這三個德行，具體地在此時此地向我們展現出來。這三個德行，在教會的歷史裡，演變成爲修道生活的三願；其實，並不一定這樣理解的。在《新約》裡，甚至是那些最奧秘的著作，即《若望福音》、《若望一書》，以及《厄弗所書》3:16-21 裡，保祿宗徒的那極爲奧秘的祈禱，也是爲每一位基督徒的靈性，甚至是奧秘性的成長而寫的。藉著對天主的服從，我們聆聽他，特別是聖神的帶領（參若 3:8），我們才能成長，超越我們只是受造的本質，並與耶穌一起，成爲天主神聖的子女，正如耶穌曾確切地說過：「我常作他（父）所喜悅的事」（若 8:29）。最後，耶穌給了我們一條新誠命，就是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」（若 15:12）。「如同」這個小小的詞語，並非意味著一種比較，因為耶穌對我們的愛，根本沒有東西可以相比。「如同」這個小小的詞語，是一個邀請，要我們去經驗耶穌的醫治大愛；倘若我們經驗到在耶穌內被天主具體地愛著，我們才會意識到我們同時是被愛和可愛的，因而亦有能力在耶穌內去愛。由於耶穌的愛，醫治我們和我們的一切「意向、行為和行動」，致使它們都只「爲事奉讚美至尊無對的天主」（聖依納爵《神操》No.46）。因此，天主持續的創造、救贖及聖化工程，可以繼續不斷醫治我們破傷的人類。

聖依納爵在他的《神操》裡，帶領我們做一個選擇練習；他提出，最後一個步驟，就是把個人的決定，奉獻給天主（聖依納

爵《神操》No.183)。從「靈修」的角度來說，經驗這種奉獻，作為醫治的一種方式，將會令人獲益良多，因為這是我們回應天主的愛、把自己奉獻給他、好能與他更親密契合的一個途徑。這個奉獻應當在平安和喜樂中進行，而它本身也應當是平安和喜樂的泉源。倘若我們用心體會若翰洗者的體認和確定（若 3:28-36），我們亦會肯定，當基督在我們內興盛時，真正的喜樂便會來臨。

其實，我們可以找到一大堆各樣的元素，交織在醫治神學裡，特別是當我們反思保祿有關基督奧體的教導（羅 12；格前 12:12-30），尤其當他提到人的身體時，他確切地說：「若是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。」（格前 12:26）。從這個確定引申出來，我們就會肯定，參與教會的醫治事工的一種最簡單的方式，就是確保我們自己，身為奧體內的肢體，時常保持靈性和肉體的健康，好使基督的身體，不會因為我們的損傷而受傷。然而，我們也有另一個令人安慰的教導，耶穌自己就是受傷的醫治者，因他也曾成為一個像我們一樣的、受傷的人。聖若望確切地說「聖言成了血肉」（若 1:14），這暗示著耶穌的受傷，因為「血肉」意味著「受傷」（即他就像我們一樣，是個受傷的人）。我們亦可參考「人民的創傷使我心痛欲裂」（耶 8:18-23），以及歐瑟亞先知的許諾：「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」（歐 5:13-6:6），「第三天」是安慰的日子，最終也是耶穌復活的日子。